**鯨向海**（1976年9月15日－），台灣詩人、精神科醫師。畢業於[長庚大學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5%B7%E5%BA%9A%E5%A4%A7%E5%AD%B8)醫學系。

鯨向海是90年代末崛起於[田寮別業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7%94%B0%E5%AF%AE%E5%88%A5%E6%A5%AD&action=edit&redlink=1)、[山抹微雲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5%B1%B1%E6%8A%B9%E5%BE%AE%E9%9B%B2&action=edit&redlink=1)等[BBS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BBS)站的學生寫手，曾以「南山抹北田寮」點出「BBS詩史」的概念，及其對新生代詩人的影響[[1]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F%A8%E5%90%91%E6%B5%B7#cite_note-1)[[2]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F%A8%E5%90%91%E6%B5%B7#cite_note-2)，[楊佳嫻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A5%8A%E4%BD%B3%E5%AB%BB)也是其中之一。

鯨向海以書寫自身之事為本位，詩中不乏俏皮、歡樂、搞怪等成分[[3]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F%A8%E5%90%91%E6%B5%B7" \l "cite_note-3)，少用艱深典故，擅於在俗常用語當中組裝詩意[[4]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F%A8%E5%90%91%E6%B5%B7#cite_note-4)。

許多人拿到《A夢》，驚訝它如此小巧易攜，「如果今生一定要出一本小本的，直覺沒有比『A夢』這種概念更適合的了。」因為小小的，便於（收）藏（隱）匿，鯨向海（1976-）以哆啦A夢秀道具時的姿態為榜樣：「可以動不動從各種場所（譬如捷運上或排隊結帳或搶票時或郊遊大家發呆途中）拿出來炫耀。」老愛隨身帶著詩集、隨地可讀的他，也幻想大家能把《A夢》「偷偷塞到最愛的人的口袋裡去」。

**色情是這時代集體潛意識**

曾經打算「把自己退化成一個除了詩，什麼都不會的無用男子」，如今仍稱職擔任精神科醫師，日日寫詩，雖未必成篇，「每天的訊息量太高了。寫詩的純粹對我很重要。因為那是我最喜歡的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。」同時，他也努力想撕去身上「醫生詩人」的標籤（如果還有別的標籤，他會一併撕掉），「畢竟讀者無法認為我是一個屠夫或按摩師──但我還是希望寫出不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詩。」如此在乎詩的自由，原因無他：「我喜歡多層次的A夢。希望每個人都能讀到他們那一層的詩意。我喜歡說一些別人沒說過的話。用別人沒有在詩裡用過的字彙。我但願像是一個被任意投影的空白屏幕。」

鯨向海的讀者，當不會錯失他詩裡偏愛的口語，「我經常幻想世界的意義、時代的精華，就在日常口語之間。這是為何我特別迷戀口語，我想把屬於這個時代的口語寫到詩裡去，或許將來可以藉此讓人還原這個時代的一些精華感。」此外他還愛「機智的抒情」，「小聰明的抒情」與「大智若愚的抒情」，「我喜歡抒情裡藏有東西，不僅僅是純粹抒情。這種隱藏，就像我總覺得我們從不需要刻意純潔，也不需要張揚色情，再純潔的事物之中也有色情。」因此，若真要進行「A夢的解析」，鯨向海的詮釋：「色情是這個時代的集體潛意識。」

**每個詩人都是脆弱的大雄**

前有《大雄》，今有《A夢》，究竟是太熱愛這套日本漫畫，或者純粹這兩個關鍵詞，藏有某種純真的狎邪？鯨向海還真說出一套他的「哆啦A夢詩學」：「詩就是A夢的百寶袋。每個詩人都是脆弱的大雄。」願使自己的詩集「多元成家」，彼此唱和，「像是一個歌詠隊」，有時藉由關鍵意象，有時透過卷首語的暗碼，有時則擴充前詩寫成相異版本，「詩的戰爭是意象或語言的奪取。把某些意象語言占為己有。使人不得不聯想到你，是一種樂趣。」可以說，「我就是選擇用『通緝犯』，『精神病院』，『大雄』，『犄角』，『A夢』這幾個意象來表達我對當代詩學的看法。」

鯨向海有個特殊癖好是看電影和讀小說不求完整，詩的斷行是他最傾心的節奏，但其詩作又偶爾可見極短篇式收尾，或篇幅較長的詩，其實結構井然，「我熱愛詩中的音樂性，甚至不同詩集之間也該有不同的音樂感。也覺得完全沒有音樂感的詩不會是我的菜。如果有詩的結構，通常也是為了產生音樂感而發展，比較不會是為了情節。」《A夢》多首詩呈現賦格手法，原來如此。但相同意象流通於每一冊詩集間，難道不怕被評論者指為重複？「音樂的來源就是『重複』。就看你怎麼詮釋這種感受了。我確實擁有一種不被詩集所斷代，要求每本詩集之間的鍵結關係的框架。」

儘管網路身分活躍，近年鯨向海漸漸消失於人前，「作者與讀者之間有互為心理治療師與病人的關係。我仍希望自己有第三隻眼騰空而起，成為他們的督導，冷眼旁觀。我希望自己不要太介入此事。」因此，過往序中雖可見讀者意識的存在，但「讀者是重要的，讀者也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必須永遠保持對詩的熱情。」

不曉得是否這份龐大熱情，未見完美共鳴，詩行中亦常見「孤獨」出沒。有時是做為一個人的孤獨，有時是做為一個詩人的孤獨，有時是做為一個戀人的孤獨。《A夢》後記：「你已經成為只為自己寫詩的人，自知那些詩的價值——你也不會全然孤獨，至少你的孤獨會伴著你。」對應《通緝犯》第一首〈愛斯基摩人〉，他似乎是隻身在小屋裡，對著海豹油燈，自擁其樂的單數。藤子．F．不二雄曾宣稱，哆啦A夢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擁有多少道具，「孤獨或許是一種層出不窮的祕密道具，但我們可能自己也是不清楚的。」

**巧妙焊接每一天的詩意**

鯨向海這樣比喻，「詩是星星，詩集就是星座了。星星誕生時並不知道他們會屬於哪個星座。但後來人們卻只能藉由星座來辨識他們。」因此，「有時我會很認真規畫一本詩集的模樣，有時卻會很宿命地覺得詩集只是幌子。」試過以年代分輯，也試過打散一切，如今《A夢》以隱隱然的主題排列：「A夢」一輯描繪許多情感狀態，有雨中漫步的參拜者，有流出蜂蜜的夜晚，有強者我朋友，有「武器相交最是孤獨」的瞬間，也有互酸的時刻……將情感的色（肉）票們，置放於（A）夢的領域，一向是鯨向海拿手絕活。就像他詩中既有誠實的懺情，「文質彬彬的下流」，也常企圖「變回小孩」、「像個小孩」，「我確實經常徘徊於成人與小孩之間──甚至有禽獸的部分？」他爽快地說，「我必須在詩裡坦白。我想這是無法避免的。」

「B哀」顯然收納了各色哀愁，畢竟它念起來就似閩南語「悲哀」。在此輯，「身懷利刃」和「寬恕自己」是並置的兩個聲部，目光一舉投至「夜色中的亡命之徒們」身上──其中特別感覺到書寫難度的，是〈最後的晚餐〉：黑色幽默，場景與音樂絕佳，對台灣社會的嘲諷毫不手軟，各種變奏隱微含蓄，氣氛飽滿，讀時忍不住想起布紐爾《自由的幻影》。「C遊」則更具遊戲感覺，比方第一首圖像詩〈顯微極遠十四行〉（雖然在〈與其他的孤獨交通〉和〈籠子〉裡也曾小露身手），比方〈那個〉和〈詩餘集句〉，分別以古典小說對白和詞嫁接為現代詩，「我覺得詩的藝術不在於表面地使語言變得繁複或簡單，而更深入地在簡單處繁複，在繁複處簡單。有時『遊戲』的氛圍會給人這種安全的，易懂的錯覺，以為很簡單，卻可以不自覺地進入繁複的世界。所以我會經常不避諱寫好玩的詩。」

「：D」較難定義。或許可從卷首關鍵字「和解」找尋蛛絲馬跡：這是和他人、他物、他事的種種關係互動。有屏棄修飾，直白、童語式的〈寫給母親〉，也有〈洶湧之泉〉的自我應答、療癒。在每本詩集都出現的「父親」，這一次也沒缺席，「『父親』確實是一個我很有情意結的主題。我應該將來還是忍不住會去寫。『父親』是寬闊的，那是威權的象徵，也是愛與恨的源頭。」

《A夢》僅是斷代，「巧妙地焊接每一天的詩意始終是我的心頭大喜。」不止於此，他還打算認真焊接既往和將來，讓一生，成為一本《鯨向海》。